

一之書叢劇戲寧甘陝

會協化文區邊寧甘陝
編會員委作工劇戲



恨九窮

著 翎 健 馬



馬健翎

版出店書華新北西

862
7128

窮人恨

馬健翎著

西北新華書店出版

窮人恨

著者 馬健翎

出版
發行

西北新華書店

總店 西安

總分店 延安

分店 綏德、榆林、三邊、隴東、
洛川、大荔、三原、

各縣支店代銷處

一九四九、七

81—5,000

寫在『窮人恨』的前邊

馬健翎

『窮人恨』是在這樣的地方裏發生的事情：抗戰時被敵偽蹂躪，日本投降後，又受蔣匪政府權的摧殘，終於在人民解放軍大進攻的浩大聲勢中解放了。主要的表現蔣匪與投日漢奸反地方上的封建土豪，對人民殘暴的剝削、壓迫，人民在簡直活不下去的水深火熱中，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配合着解放軍的進攻，解放了自己。

我的主觀目的，想讓這個劇使觀眾看後，認識封建社會的罪惡，認識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是為解放中國最大多數受苦受難的同胞而鬥爭，尤其是新解放過來的士兵們，看了此劇，知道自己家中老小，被蔣匪惡政府及地方封建土豪剝削，壓迫成個什麼樣子；知道自己現在參加解放軍，是在為解放大眾，也是在為解放自己家中受難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而鬥爭。（這是我主觀上的希望，並不是說這個劇本一定會有如此效果。）

我們劇團，大半在陝甘寧邊區的陝北工作着，為了使觀眾容易了解與接受，劇內人物的稱呼與生活習慣（如以米為主要食糧等），都按陝北的情況寫的，這可以因演出地域的不同而改變之，不必拘泥。

這個劇本，在西北人民解放軍前方，給民衆劇團排演時，接受了演員們的許多意見，在給前總政治部預演後，又接受了各方面的意見，然後修改而成的。以後再發現不妥與不夠的地方，當然還要增減的。

這是一個根據『秦腔』寫成的歌劇，但這樣的歌劇，並不是只有陝西人而且是會唱『秦腔』的劇團（或羣衆）才能演出，如果以為是這樣，那就錯啦。

我們劇團主要的活動在大西北，因此堅決掌握大西北的民間歌劇形式。『秦腔』是西北最普遍而流行的民間歌劇。此外還有『曲子』（郿鄠）、『道情』、『綠葫蘆』（？）、『盤盤腔』（？）等。但是只有『秦腔』老百姓叫『大戲』其他的叫『小戲』。因為其他的是不唱，泥圪塔、皮影子……等演出；『曲子』『道情』雖然也是由人（演員演出），但比較是小型的，至於『秧歌』，大半是配合打擊樂器的邊舞邊唱，並不配合管絃之音。（有時『秧歌』裏帶有『道情』『曲子』甚至『大戲』，那是另外加上去的，並非『秧歌』本身。）所以可以這樣說：西北的『秦腔』，是西北民間比較完整而且能够表現複雜內容的歌劇。（這並非說西北唯有『秦腔』好，尤其不能說其他的就不好。）

『秦腔』並不像『皮簧』那樣，幾乎僅僅適合與表現過去宮庭士大夫的生活，（『皮簧』武打劇，如表現李逵、武松等，也很接近農民生活的。）雖然秦腔舊劇，內容大半是封建的，但因為是在民間活動，尤其大半在鄉間活動，因之，唱詞、道白及表演，

不得要求人民大眾了解，不得不多用人民大眾的語言與動作了。（當然不是完全如此。）常見『秦腔』舊劇裏的皇上口裏，說出農民的話來，這在平劇裏是太少見的。所以，也可以這樣說：『秦腔』是比較能夠表現人民（尤其是農民）生活的。像我們劇團運用『秦腔』所編的現實歌劇，在語言、唱詞、表演動作方面，是極力要求其合乎現實的。因為新的內容，不成問題有些地方就和舊的形式矛盾了，矛盾了就要鬥爭，一鬥爭就會鬥出新的東西來。

中國的民間歌劇，種類繁多，各地有各地的歌劇，沒有做過專門的調查，很難說出倒底有多少。但是我覺得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有許多曲調，歌詞由長短句組成，如『靚曲』、『鄧郎』……等，一種是唱法裏有一板三眼、一板一眼、有板無眼及散板等，歌詞基本上是山『三三四』（十字）或『四三』（七字）組成。（但如果掌握了它的節奏規律，可以自由加長或縮短。）前一種因地域的不同，各地有各地的曲調，很難一致運用。後一種雖然也因地域的不同，各地有各地的不同唱調，但其唱法的種類與歌詞的組成，基本上是相同的，如『皮黃』、『京梆子』、『山西梆子』、『秦腔』及各地的『亂彈』（大戲），都是一樣。所以，後一種的劇本，各地都可以演出，是更比較容易普遍而深入的。

還有，像這樣的『秦腔』劇本，不僅各地的『亂彈』（大戲）可以演出，如有不會運用民間歌劇的劇團，也可以把唱詞根據當地民間的韻調，作新曲而演出。可以隨便改

幾唱詞的句法。因為這個劇定用中國民間歌劇的結構與演出方法編成的，現在流行的『秧歌劇』，（有的是新作曲，有的是用民間曲調。）事實上和這樣的歌劇是一個東西，並非兩樣。

不論是『秦腔』，或是其他的『小戲』『大戲』，都應改造、提高，使其更能充分的表現新的、人民大眾的生活，這是我們搞戲劇工作者經常努力的目標。但要牢記毛主席指示的：『從普及的基礎上提高』的原則。不要只滿足於拿用現成的東西，也不敢太性急，把孕兒八個月從肚子裏挖出來，即使勉強活下了，一定是先天不足的可憐相，至於連八個月也不足的孕兒就從肚子裏挖出來，那就活不成個人了。

有音樂理論與技術修養的同志，應鑽研民間曲調與歌劇，熟習它們，掌握它們，然後逐漸加以改造而創造提高之。故友張寒暉同志（名歌『松花江上』的作者），對於我們運用民間形式的文藝工作者，有兩句警語：『鑽進去，頂出來。』我常常玩味這兩句話，覺得非常深刻。可惜他同我們早別了，不然，我相信他會在這方面有很大成功的，尤其是歌曲。現在有些個別同志，並沒有『鑽進去』，甚至於根本就不願意『鑽』，就表現他『頂出來』了，這是三歲的孩子跳高哩，一定會跌倒的。

毛主席說：『第一步不是『錦上添花』的問題，而是『雪裏送炭』的問題。』這個指示，我們應當當做今天的實踐。今天我們還是多運用能够表現人民生活的民間形式（結構、曲調、演出方法），編寫表現新內容的大歌劇與小歌劇。這樣既可以使羣衆容

易了解與接受，又讓羣衆自己也能演出來，豈不更普遍、更深入、更大眾化嗎。當然，今天也可以而且應當開始描摹據民間韻調的新作曲歌戲，但我認為前者應爲主要的。（建立普及的基礎。）前幾年延安的春季秧歌小劇本，我看到農民們到新華書店買的時候，一本一本的挑選，可並不是挑選那個劇本寫得好，（買劇本的人，識字並不多。）而是如果看到那一本裏有：「1 2 3 4 5……」的簡譜，便向他同來的人說：「這個本本裏有洋碼哩，咱們弄不成，不要，不要。」這是一個問題，我們應當注意。（我並非不贊成將新作曲或民間曲調的簡譜，印在劇本內，而是在這個現象上，覺得說明一個問題。）

再，我看見有些搞民間歌劇的新歌劇劇團，對於打擊樂器的應用很彘扭。說他們不想用吧，舞台上分明擺着：鼓、板、鑼、鈸等，而且有時候也會響起來的，似乎是用着哩。說他們想用吧，鼓板不起指揮作用，銅器不密切的配合歌唱與動作，教人覺得有點像插花瓶，只是擺樣子點綴而已，有也可，無也可。我每次在這樣演出的舞台下（或廣場）看戲，總是心裏很着急，好像看比賽籃球時，自己的選手把球擲到鐵圈上了，但是沒有進去，可惜！可惜！這裏邊有道理：不是對打擊樂器抱着拋棄於厭惡的態度，要不用吧，那又是民間歌劇裏所有的，沒有了，怕人家說不大衆了。）便是對於用打擊樂器的方法不熟悉，因之用不巧妙，然而又不肯學習與研究。我覺得歌劇並非用打擊樂器不可，不想用而且用不好時，寧可以不用還好些。但我很喜歡打擊樂器，它可以製造各種不同的氣氛，可以幫助與加強表情、動作、語言的力量；它既有它本身的音樂美，又有和管

越配合起來的音樂美。中國的民間歌劇，演出來令人有一氣呵成的渾圓之感，就是因為它自始至終不冷場，說白、歌唱、管絃、鑼鼓……一連串的互相配合與接續着。就像好火色爐出來的餅子一樣，既好吃，又好看。我希望還是加強打擊樂器的合理運用，多向民間舊歌劇的這方面學習與掌握其方法。這樣就使歌劇更有力，更美，自然就更受羣衆歡迎了。（至於打擊樂器應如何改進與增減，是另外一個問題。）

中國的民間歌劇的總指揮是鼓板，我認爲這很科學。歌劇是更綜合而集體性的藝術，非有集中的指揮不可，大家靠聽覺的指揮而一致起來，比靠視覺的指揮既便利又互不防礙。舊戲班叫鼓板是『九龍口』，包含的意義是很深長的。有的劇團，在演歌劇時，用指揮歌詠隊唱歌的辦法，搖小棍子擺兩手，那是很滑稽的，而且很難做到前台演員，後台各種音樂員的一致節奏的。已經有可以接受而運用或者再加以發展的好方法，爲什麼不用呢？

我所寫的大劇本及小劇本（曲子、快板、秦腔……等），都是一張桌子幾個凳子，便可以演出，沒有佈景。（有時，也不過是近乎道具性的佈景。）（中國的民間歌劇，是用象徵的表演、動作、舞蹈等表現時間、空間及人的感情，舞台上的桌子可以不是桌子，凳子可以不是凳子，它們只是指定中心，代表戲劇中所要代表的東西；運用自然了，觀衆眼裏雖然看見它是桌凳，但又覺得它不是桌凳，而是其它的東西，或者是什麼也沒有。）這並非我反對佈景，我的道理是：我們的對象是農民，農民住在分散的農村

裏面，且在戰爭環境中。這樣對於演出是很方便的。演出方便了，就能更普遍更深入的演出。如果講究佈景，不但花費許多的錢與精力，而且許多地方不能演出，那是很大的缺點。一定的時候，城市裏可以編寫與演出有佈景的劇（歌劇），如果主要在農村活動，以農民為對象的劇團，還是不要佈景好。至於有些戲劇工作者，單從佈景的形式方面着眼，而忽視戲劇內容的重要，那更是錯了。美人不穿花衣服也好看，醜人穿上花衣服還是不好看。

我對於有佈景的歌劇，覺得應先從劇本的結構方面下手，儘量像話劇似的，要求時間、空間、人物事件的集中。中國式的民間歌劇，如搞佈景，應當是簡單而象徵的佈景，太現實了（太真了），就同象徵的表情動作手法不和諧了。還有一個重要的是，千萬不要讓佈景把戲劇一節一節的（不是一大幕一大幕的）停頓而割斷了，這會使觀眾非常不耐煩，會把劇情破壞了的。

這些意見，不一定都對，提出來大家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八日於黃河岸上

窮人恨

馬健翎

0608

時：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七、八月的時候。（人民解放軍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
地：此地在此戰時被敵偽蹂躪，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又受蔣匪政權的摧殘，終為人民解放軍所解放。

第一場 孤 羣

胡萬客——八十幾歲，是一個惡霸地主，陰險毒辣。大烟癮很重，長一嘴八字燒鬍，臉已黃瘦。人們都稱呼他『老男主』。因為行軍太壞，窮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爛肝花』。以後簡稱『萬』。噙着長一紙烟筒，打呵欠、揉、個洋洋的上。（唱二六）一覺睡的大天明，太陽照眼眼難睜；只覺得頭昏身乏困，抽一袋烟兒精神。（繞）（仰眉合眼的沉思着，轉一個小圈，向內喊。）高順，高順。

高順——（三十幾歲，也是個大烟鬼，是一個輕嘴薄舌頭，齷齪子拍馬屁的小人，是萬

的走狗，以後簡稱「順」）哎！來啦，來啦。（輕步跑上）老財主，什麼事？

萬：你們給我搞了些什麼吃的？

順：我教他們給你包了幾個羊肉餃子。

萬：聽說馮鎮長從縣上開會回來了，我想他今天會看我來的，多搞一點。

順：對。

萬：有酒吧？

順：有。

萬：搞什麼菜？

順：羊肉絲綢粉條。

萬：就是這一個菜。

順：還有丸子粉湯。

萬：再多搞幾樣菜，要像個待客的樣子。

順：我看行啦，他又不是外人。

萬：你們往後待人處事要有分寸，他如今當了鎮長啦，我們應該另眼看待，不要教人家見怪。

順：哼！他當鎮長，他當鎮長還不是憑咱大少爺維持的，他還能見怪咱們。

萬：你懂得啥哩，他雖然還咱們當鎮長，當了鎮長咱們用人家的地方就多了，兩好並

好，咱們對人家好了，人家就會替咱們多辦事，你快下去再多搞幾個案。

順：對（下）

馮鎮長——（三十幾歲，一心想昇官發財，是一個趨炎赴勢之徒。手裏提一包儲蓄之物的禮物，得意的高頭擺尾的上。以後簡稱『鎮』。）（唱二六）大場主辦事真能幹，專員司令都喜歡；這一條粗腿去抱腰，一步一步昇大官。（戛）（連唱帶進門）老財主。

萬：噢，鎮長，我知道你今天一定會來的，快坐下。

鎮：我給你老人家帶來一包好點心。（說着放在桌上）

萬：你就常常費心。

鎮：老財主，我給你老人家發喜，大少爺真有辦法，專員、保安司令都誇獎他好，大少爺在咱縣上說一句話，誰敢不聽，連縣長在大少爺面前，總是書記長書記受氣，恭恭敬敬的，咱們縣上的事，簡直都由大少爺辦理。你老人家該喜歡吧？

萬：（高興的笑）好麼，這就全憑你們大家肯出力，能辦事。

鎮：咱們這鎮上的事，我就是抓得緊，窮小子們在背地裏恨我哩，罵我哩，我不在乎，只要上邊說咱好，還怕啥哩。

萬：是的麼，窮小子天生的賤骨頭，就不能給好臉。

鎮：老財主，現在咱們的事是好辦哩，專員、保安司令都是從前跟大少爺一塊給皇協軍

辦事的人，都是老朋友，你等着看，不久大少爺還要上昇呢。

萬：好麼，只要他能上昇一步，大家都能上昇一步。

鎮：那是自然的麼。

萬：日本投降的時候，到處吵着辦漢奸呢，少人怕的要命哩，我心裏就有個底呢，不管皇協軍也好，蔣主席也好，反正他們非要人給他辦事不可，誰來了咱們就給誰辦事，可怕啥哩。

鎮：還是你老人家有才學。

萬：我給你說，那個時候我是就心一件，最怕共產黨勢哩，老天保佑，蔣主席下令消滅共產黨，咱們這裏來不了八路軍，真是大幸之福。

鎮：老財主，你提起八路軍，我可想起一件要緊的事哩。現在又攤派了啦，光咱們鎮上就八十多名呢，連唸書的學生都要哩。

萬：嗯！學生還要，那我的二娃三娃在城裏唸書該不要緊吧？

鎮：自己的人當然不要緊，不過大少爺給我說叫你老人家在這個莊上找一個人頂二少爺的名字當兵，這樣就更好。現在抓壯丁緊的很，路上有四五十歲的人都教抓的走啦。（把週圍看了一下，門外看了一下低聲說）咱們鎮上已經佈置好啦，明天就到各保抓人去呢。

萬：那你說教誰替我二娃當兵去好？

鎮：這人要你事先講通，不能教他亂說。

萬：（想）教誰去？

鎮：你說叫老劉的兒子劉滿倉去，他不敢不去，你把老劉叫來商量，我替你老人家說上

幾句，他一定會順順的去。

萬：對，老劉、老劉。

老劉：（年六十幾歲，忠厚老實，以後簡稱「劉」上。）老財主！（頭也不敢抬）。

萬：跟你商量一件事。

劉：老財主，你老人家要我幹啥我還聽不聽話麼。

萬：（笑）我知道你聽話的，現在上邊又要壯丁哩，你教滿倉替我二娃當兵去，當兵是好事，將來得了一官半職，帶盒子槍，你就再不要受苦啦。

劉：（驚慌失措）哩！（哀求）老財主！你知道我的光景，去年娃他媽剛死了，我花了不少的錢，欠下許多賬，家裏又沒吃的，全靠我滿倉受苦哩，他一當兵，我一家幾口人就不得活！

萬：（以為觸撞了他的威嚴，大生氣，把桌子一拍。）什麼，你不願意去！

劉：（哀求）老財主，老財主，你……

鎮：老劉，你怎麼這樣糊塗！我給你說，上邊又派下壯丁啦，反正滿倉這回非當兵不可！

劉：呢？又要壯丁？滿倉還要當兵！鎮長！不能吧？你知道，我家裏就有滿倉一個人能

動彈。

萬：現在許多地方打仗哩，蔣主席要的人多，沒人當兵打仗，共產黨來了怎麼辦？

劉：嗯？（一望萬。）

萬：你娃去了，你就不要在我家當長工啦，回家種地去，每天給我掙的担幾回水，掙個院子就對啦，有啥爲難處，一斗八升我還可以給你揭借。

鎮：老劉，這還不好？教去吧！

劉：（不敢說理，又不願接受，萬般無奈。）哎！我……（蹲下哭起來）

萬：站起來！不准在我家裏哭！老實說，你全家人的命都不夠我的，你不要後悔！

劉：哎！天呀！天呀！

鎮：老劉，你太不像話啦！

萬：好！不要你滿倉去，欠我的錢給我，種我的地給我去下，給我滾！高順！

順：（急跑上）什麼事？

萬：把賬本子算盤子給我拿來。

順：對。（轉身要走。）

劉：（拉住順）老財主，你老人家不要生氣，我……我教他去，我教他去！

鎮：要去今天就教他到鎮上來。

劉：鎮長，遲幾天還不行嗎？

鎮：不行，還有手續要辦理。

萬：你快回去談去。

劉：哦！（擦眼淚下）

萬：高順。

順：哎。

萬：老劉今天就教他搬回去，以後只能担担水掃掃院子，看欠咱們錢的那些窮小子，那一個還不起賬的，就叫來當長工。

順：是。

萬：這一回稿壯丁還會有花錢的人吧？

鎮：當然會有的。

萬：高順，以後的徵糧徵款，一定越來越多，歐陽放賬，抓緊討賬，誰要揭咱的錢，非三毛利息不可。

順：那還能教他少嗎。鎮長，再多徵幾回壯丁，多徵幾回款，這一帶的好田好地，老百姓主都能弄到手裏。

鎮：徵糧徵款管保不會少的。

順：越多越好。

萬：鎮長，走，到後邊吃點飯。